

提起济南的图书发展史，绕不过东方书社。当年这家坐落于院西大街、正对着芙蓉街南口的大型书店曾经一度辉煌，成为老济南城的一个重要坐标，后几经沉浮，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。书店背后那些温暖的故事，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久弥新。

“老舍常光顾我父亲的书社”

原东方书社股东之女忆书店往事

口述人：曲绵莉，72岁，东方书社四大股东之一曲慕西之女
刘树林，75岁，曲家的旧时邻居
采访整理：本报记者 范佳

4名股东出资创立书社

曲绵莉：提起当年的东方书社，那真是一番繁华景象。那时的济南城只有一点点大，西起西门桥，东至青龙桥，南起黑虎泉护城河南岸，北到大明湖北岸。东方书社就位于原院西大街（现在的泉城路）路南，建筑造型简洁又不失传统，上下两层楼，正对着芙蓉街南口，地理位置优越。

东方书社原是租的一幢三层旧楼，因发行进步书刊曾多次被国民党当局查禁。后来在此地重建楼房，主营上海开明书店、生活书店和儿童书店的图书。

我父亲曲慕西是东方书社的四号掌柜。他生于1905年，1923年来济南教育图书社学徒。1929年秋，24岁的他离开教育图书社，与王晚萝、刘震初、袁坤生三位股东老乡一起另立东方书社，股东们耗资5000元

创建了这家书社，一度成为当时济南最大的书店。

取名“东方书社”，是因为济南刚经历了1928年的“五三惨案”，其寓意一是“东启明，睡狮猛醒”，唤起民众反对外来侵略的意识；二是考虑济南是名士荟萃之地，“以文会友，以书结社”自然顺理成章。

刘树林：我曾经是曲慕西一家在芙蓉街50号租房时的同院邻居，见证了东方书社的发展历程。这家书店由于地处老城区繁华中心，与芙蓉街、文庙、贡院、山东巡抚相毗邻，加之周边中小学众多，文化气息特别浓厚，自然就成了求知的地方，经常是读者如织，生意兴隆。它主营上海开明书店、北新书局等各地图书，鲁迅、巴金、冰心等人的许多著作在济南从东方书社首发，老舍和许多知名学者都经常光顾书店。

实行开架售书微笑服务

曲绵莉：在我的记忆中，东方书社给孩子们打开了一片神奇的天地。书店里的书按照类别分别摆放，有工具书、文学书、古人哲理丛书等等，不仅卖大部头书，也有孩子们喜欢看的，如司马光砸缸、孔融让梨等丛书。此外，还有字画、簿册子等。后来，经营逐渐多样化，也卖学习文具。

东方书社除了两层楼，还带个小院，东边还有边门。书店一楼营业，有两个大陈列窗，一层大约150平米，宽敞明亮；二楼是办公室和仓库，一些宣传革命的进步书籍藏在仓库里。柜台和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图书，读者如果有特殊需求，店员会到二楼仓库帮助查找。店员待客彬彬有礼，一视同仁。

走进书店，三面开架的柜台，陈列着几百册卖相好的书籍，读者看上哪本，就可让店员

从书架取下翻阅。店中间还有陈列书籍的大平台，类似于现在书店里的布置，读者可以更加自由地看书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

父亲一般不让我们孩子去书店，去的话也要跟着家长，也从没在书店吃过饭。和母亲去书店楼顶晒粮食，是难得的美好时光。楼顶的晒台很平整，母亲买来麦子，在家里淘好，用湿抹布擦净晒干后再去磨面粉。由于家里没有既宽敞又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我便跟着母亲去书店楼顶晒粮食，去一趟，心里美美的。

虽然在东方书社的那些日子逐渐远去，但对于书店，我总有份特殊的情怀。如今，在现代化的书店里买书，我依然保持着昔日的购书习惯。把购书的发票工整地贴在书的后封里，用以表示书是自己买来的，获得得清清楚楚。



曲绵莉在翻看老照片。 本报记者 范佳 摄

从书店股东蜕变为普通职工

刘树林：东方书社除经营图书外，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站。在日伪统治年代，为八路军送纸张及印刷物资，更营救了不少地下党同志，保护了不少地下党人。

曲绵莉：我父亲在4名股东中排行老四，是“受气的掌柜”，但是他勤劳，也不计较，他的人缘口碑一直不错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

对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，公私合营后，我父亲由股东变为正式职工，主动放弃了股息，领取工资。1952年，东方书社全部并入中国图书公司。1954年，中图公司全部合并为新华书店。

我父亲60岁时，虽然已到退休年龄，但他舍不得书店，在书店食堂担任采买。他把我们家每月发的肉票，逐月换存，就为

了攒到过年年能买块大肉。

清贫并没有阻挡他对生活的热爱，他买来鱼缸，在房顶上养了很多金鱼。他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去郊区一带捞鱼虫。由于劳累，他吃饭多，身体好，心情也好。有时他也自嘲：“是我养鱼呢，还是鱼养我呢？”至今，我还保存着父亲生前写的回忆，这些故事都记录其中，珍存下来。

昔时邻居难忘曲家旧恩

刘树林：我至今仍珍藏着曲大伯和曲大妈的照片，并在照片上印上了四个红字“缅怀恩人”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和曲家一前一后紧挨着，曲家的后窗户就对着我家的房门。那时，我们两家贫富差距很大，但曲家不仅没有瞧不起我家，还对我们帮助有加，两家人的关系甚好。

曲家经常帮扶那些吃不上饭的街坊邻居，为人乐善好施。只要是借出去的钱物，他们就没有打

算再收回来。我家生计接不上的时候，他们经常主动送钱送粮，在街坊中一时传为佳话。

我5岁时，嘴里长了个口疮，曲大妈给我抹了一次紫药水就好了，这件事神奇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。即使后来我家搬家了，我每次去玩，曲大妈总会给我个馒头吃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我们过年才能吃上混合面的馒头，纯面馒头更是难得的美味了。

我在芙蓉街上小学

的时候，是东方书社的常客。放学后，我一般先去书店里阅读一些儿童类的图书，因为那里的书最齐全。由于与股东曲家住同院，自然而然地成了常客，想看什么就要什么，买书也更加方便一些。

我上初一时，没有制服上衣，母亲买来布，曲大妈用自己的缝纫机，在寒冬腊月里为我赶制了一件学生服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制服，春节穿在身上觉得格外好看和温暖。

一本字典温暖儿时记忆

刘树林：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有一本字典格外珍贵，那是在附近的文庙上小学四年级时，因家里经济困难买不起字典，曲大伯便特意自掏腰包从东方书社买来一本字典，让曲大妈送到我家，尽管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大明湖西南门住了。

当时我想要一本按部首排序的字典，没想到收到的却是市面上少见的按拼音排序的。在当

时的年代，这是很时髦超前的，这本字典是我的第二个语文老师，一直陪伴我走过了难忘的初中岁月。

心中铭记着曲家的恩情，1956年冬天，我用给别人挑了一冬天水换来的一元钱酬劳，买了两斤糕点，大年初一带着去曲家拜年。参加工作后，我每年年初一必到曲家拜年。

时间飞逝，曲慕西老

人于1977年过世，享年73岁。当年我怀着感恩之情，将他老人家的遗体抬上灵车送往殡仪馆。

后来，我便和曲家失去了联系，为了找到曲大伯的女儿曲绵莉，我用了二三十年的光阴。她从山东大学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了外地，我曾经去公安机关查过，但都没有找到。多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才辗转找到了她，心中真是惊喜万分。

济南口述史

齐鲁晚报

2015年10月17日
星期六
编辑：吕华远
美编：石岩
组版：刘燕



东方书社复原图。刘树林供图

